

YA

SHENG

JUE

郭晋秀 著

丑角生涯

中国戏剧出版社

YA

SHENG

JUE

CHOU

丑角生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丑角生涯

郭晋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 印刷

787×960毫米 1/32开本

108千字 7.5印张 4插页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104-00356-8/J·188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 价: 4.30元



于金骅便装照
作者郭晋秀演出《春秋配》饰李春发





于金骅在《八义图》中饰
晋灵公

于金骅在《梅玉配》
中饰杨大夫



于金骅在《双摇
会》中饰劝架的
老邻居



于金骅在《柜中缘》
中饰陈氏





于金骅在《董小宛》
中饰掌宫婆



于金骅在《拾玉镯》
中饰刘媒婆 曹复永
饰傅朋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序)

这一本《丑角生涯》终于要出版了。

一切，皆莫非是机缘。机会、缘分，缺一不可呀。

其实，屈指算来，才三五年的时间，一切往事，却如云似烟的，模糊、迷离。只因我个人的生活太“入世”，太顺适了。媳贤子孝，自己又有一份力能胜任、环境舒适、愉快的工作：教一群纯真可爱的小女孩，读国中的浅近国文。课余返家弄孙，乐叙天伦。偶尔携孙女看戏，看芭蕾

舞。如同童话中的结尾句——王子和公主结婚后，一同过着快乐的日子。就是这样，我们祖孙，我们一家人，过着快乐的日子。

一直到开放大陆探亲，又开放教员可以回乡探亲，才在我生活中掀起了巨浪。我也要回老家看看。

我回乡，总要带个“成绩”给亲友看看吧。于是想到出书。

曾有数次出书的机会，前几年香港一个机构编一册台湾女作家的散文集，向一百多人邀稿。选稿时独独剩下二篇不用，退还，一个是我，另一位是曾为台北一女中之名师、士林中学校长以及华兴育幼院院长的邵梦兰大姐。约稿的小妹妹，向我俩诚挚的道歉不已。我却感到相当荣幸，不论任何情况下，把我和邵梦兰大姐编在一组，都令我“生辉”。只是，那是一本可以行销大陆的书，我有亲姊妹手足，若能睹见，必然欢欣，而竟被见弃，不是灰头土脸，却颇为灰心。

另一次机会，则更为遗憾了。目下一位很有名望的小诗人，杨平，他是杨一峰老伯的小公子。当年杨老伯在世时我曾经拜望，我们的国中课本

上，选有杨一峰老伯写的一篇文章：《阿里山五奇》，我先后讲过十多遍。杨平老弟很热心的要为河南同乡编一册书，向我约稿，其实拿出去影印就好，偏是那时我家在油漆粉刷房屋，东西大乱，把杨老弟的地址电话全搞掉了，至今想起仍是十分的汗颜，百分的抱歉，千万分的遗憾。因为这本书，是要销到河南省的，我在河南生活了二十多年，自小学至初高中，自开封逃难曾到许昌、襄县、郟县，同学不知凡几，大家如能看到我的文章必定别有一番亲切，另有一番情意。而我，又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文章写的不大好，那是无可奈何呀，想好，好不了呀。我会教书，书可是教的十分好，因为教书有技巧，不要大学问，而要有大爱心，多少年来，我和我教过的男女学生，都相处甚好。

怎奈，写作是个“习惯”，沾上写作的“习惯”，时时会犯瘾。我如此写写停停的，写了三四十年。小说、散文，甚至新诗，都写过，却是，在很偶然的机缘之下，为国剧名伶于金铎先生写下了这本传记。这一段缘由，我在跋中反复交待过，不在赘言。而当我终于把稿子写完之后，不

得不四出询问时，才发现，有猪头真找不到庙门，上供，人家也不要。

仍是机缘，胡秀（呼啸）兄，（他妻是我教过的小女生，他一直称我丈母娘，我行文至此，不得不以礼称他为兄也）替我谈妥了《畅流》半月刊。若以嫁女儿的心情视之，那是个很适合的婆家。《畅流》是历史悠久，有身份地位的大刊物，我与它早年曾有深缘，王琰如大姐主编此刊时，我常写稿。此刻的社长陆英育兄，主编庄原兄均是知“戏”的行家。因而，我慎重的，捧了一大包原稿，以及于金骅先生数幅得意的剧照，亲自送到郑州路的畅流出版社。虽然未能得晤那数位文友仁兄，却是十足表达了我的“诚意”。

1987年9月份，《丑角生涯》正式登场，亲友之间，一时轰动：

1.他们为我高兴，因我长久未提笔，今见此长文连载，乃欣幸此人尚好，不太懒。

2.于金骅乃当代名伶，正式出身于戏曲学校，正式受教于戏曲学校，正式受教于名丑郭春山老先生，在梨园行有他的身份、地位、价值。

3.牵涉出一些枝枝节节的故故事事。其他一切皆可掠过不谈，有人冒充于先生之父，乃一大

趣闻，值得一提。

那位冒充于先生之父的于老先生，早已下世多年，问也无从问起了，却是三十多年前，出身于海军的名作家郭嗣汾兄，家中有一老佣工男性，自称是于金骅之父，乃子不孝，故而出外独自谋生。此位老先生在郭府多年，甚为忠诚，亦勤劳称职，可惜病故多年，不然哪，于金骅先生说，我倒真想见见这位老先生，认他个干爹，奉养他老人家数年，也无啥不可。就是无法了解，他为何要冒充名伶之父？是为求得人之信赖而获得工作吗？

1988年元月，蒋经国先生突然病逝，一般杂志报纸莫不皆编辑专刊追念。主编《畅流》的庄原先生也在那时退休，就这么一“岔和”，于金骅先生传，戛然骤止。我说稿没完，庄说刊完了。印刷厂、编辑部找遍了，就是不见了。我心悒悒，颇为扫兴，拿出底稿，（并不太完整，且极为杂乱。）想重抄重整，却是振作不起精神，拿不起笔来。此时，见义勇为的老弟王怡，慨然允诺：“大姐，我给您续上，结尾完成咱们把它印成书。”

王怡大好人，对戏剧又精深熟知，可惜他太忙，又没“根”，他单身贵族数十年。大陆开放

后，更数度进出，且曾特地为我绕道河南，寻找三哥，找到警局都未能问出，只因我三哥已去世多年。但是，等他来“弄”这本书，可就难了。

于是，我找到了几篇现代大学生们参加了于先生他们所办的暑期研习营后写的文章，又巴巴地找到他们的地址电话，去询问可否刊用？他们自是欣然允诺。但我们身为文字工作者，对文字的创作权不能不尊重。可是即使凑上这些，仍是显得“不够”，一本书，至少得有个十万字左右吧，原本我就写了不足七万字，末尾又掉了一万多。岂不更少？

话虽如此说，事若如此做，原可谓够圆满了。当年那个“为女儿寻婆家”的老问题，又出现了。哪一家出版社印它？要的话八九不离十，不太可能赚钱的。大地出版社为丁秉铨先生印了一套遗作，赔。也印过章遏云女士的传，以及麒麟童的媳妇写她公公的传，似乎都不赚。而且，我又“嫌”他们都写的挺好、不敢过去与他们“为伍”，又不忍心害姚宜瑛大妹子赔钱。此事，就如此一起一落，停停、拖拖、延延。

1989年暑假，畅流社不知是搬家，还是大清扫，还是怎么的，陆英育先生赐我以电话：“大

姐，我们找到了一卷手稿，我看像是当年你和庄原两人‘捣鼓’不明的那份稿子，怎么样？你要不要啦。”

“要哇，”我大喜大叫，“您挂号寄给我。”可不能再丢了。

稿子拿到手，我重阅一遍，心中淡淡然，不怎么好哇，还是不怎么样呀，我的“功力”，写不出于金骅的功力，可奈何呢。把它印成书的意愿，又不高了。

今年5月（1990年矣！）刘枋大姐再度往返大陆归来，她回去探母，家有九十高龄老母。在大陆曾和文艺出版界皆有接触，彼岸翻印了她的《顾正秋的舞台回顾》，还付版税，印的也还可以看。刘枋大姐乃向我建议，他们对我们的生活隔膜，你那本《丑角生涯》，该印出来，两地发行，给海峡两岸的子弟们看看，大家在不同地方的舞台上，是如何演出的。

6月中，某校夜间部国剧科毕业演出。本届毕业生中有王海萍，演出《四郎探母》，我尚未听过程腔《四郎探母》，所以特地去看。虽然我不一定十分喜爱程腔的低沉，尤其前些日子，童芷苓女士演《大闹宁国府》，朋友好意派孩子

去排队花高价买票请我看戏时，我一看她请张安平唱尤二姐，先就替他们发愁了，怎么唱呀？怎么搭呀？一看，倒也大可放心，各唱各的，两把胡琴，各拉各的。最妙的是观众我。朋友请我，我戮力以赴，清晨出门上课，下午合唱团练唱歌，歌毕，请了一位老师教舞，普通舞蹈步法，走走踢踢跳跳，活动筋骨，健身而已。虽仅如此，却也费神费力，于是我这位“知音”的观众呀，在观赏尤二姐唧唧呀呀哀怨的当口，我便如斯响应的“打鼾”（真过分，我恨得直掐自己的腿，此刻真正了解苏秦之何以悬梁刺股。），赶到童大姐那儿一开腔，我便睁开了眼。请客的主人，不单不见我的怪，还直抱歉，我那么累，还赏光，而且，又那么“知音”，会睡。看起来，似乎排斥程腔，可是我真的想看看王海萍有多少进步。好歹，读夜间部，也得混四年哪。

人哪，真是得多走动，多看；至于艺人哪，更要多看别人，多学呀。旦角的贴鬓，我看到郭小庄把它微弯，增添不少妩媚，王海萍难道没看过吗？直不笼冬一贴，死板板的太长脸，原本怪好看的小姑娘，弄成那样子，偏偏唱四郎的又是个圆团团娃娃脸，两人唱的不赖，扮的不美。其

实现代的化妆品进步，化妆术尤进步，尤以王银丽小姐，自己贵躯大发福，很少登台去唱，专门给人化妆，专门点石成金，被她一“妆”，什么人都美。而这个又不是藏起来的，是站在台上给大家看的，怎么不学她一两手呢。

据说该校夜间部这一届只有十五位同学，弄了这么个“大”戏来唱，不用说，龙套一定不够，大概是二三年级义助吧。我自己教书多年，深知近些年，学生大不好教，不受教，不肯学。但我以为夜间部应是例外，夜间部是自愿来的，且多半是剧校毕业，皆已就业了的，至少，应该想学点什么才来吧？不像我们这些教国中的，学生直着脖子大叫：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根本不想上什么学嘛，是你们要叫我上的嘛。那可真的没法子要求他，而且必须得教他，义务教育嘛，大家都得尽义务嘛。

看了戏回来，我忍不住打电话给“同行”侯榕生（好几同哪，当年她那位空军丈夫和郭良蕙的丈夫以及我家艾先生，是同期同学。空军眷属组成球队一支，我们三个人都去打过球。学戏，又同系小生。正因如此，对杨宗保一段甚熟。），当时我即向她“告状”：“喂，萧太后的

四堂官四宫女，一边站两行，前女后男，一边站一顺排，四人一溜。杨宗保不转身，不行动，不扯四门，一步不动，站定了唱，四个兵丁钉在台上也不动。前面公主王海萍的鬓贴的好死，后面公主踩上花盆底，甩开大步大操兵，外带着观众也惹我生气，在一边询问，萧太后手上捏块白纸片子干吗？我真想使促狭告诉他们，那是张名片，可惜我忍不住，仍说了实话，一手捏朝珠，一手捏手绢，翘起兰花指，那是规矩、派头身份。……”侯爷大笑我少见多怪，说在外国，找洋人凑龙套，早就“兴”这么乱走乱站，不走不动，想怎的就怎的，想唱的人，化妆唱几句就好了，苛求什么？

但，死硬派如我，深深不以为然。

目下在主编中央副刊的梅新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详述他踏入新闻界之历程，无论跑哪一版新闻，无论你哪个学校出身，无论你老子是哪一位（据说报社老板对自己儿子尤为训练的严苛。），新手进入报社，先下排字房印刷厂，行走查看，亲任校对，为期二年，之后，才能再转入其他部门工作。而梅新认为那两年的训练，十分有用。